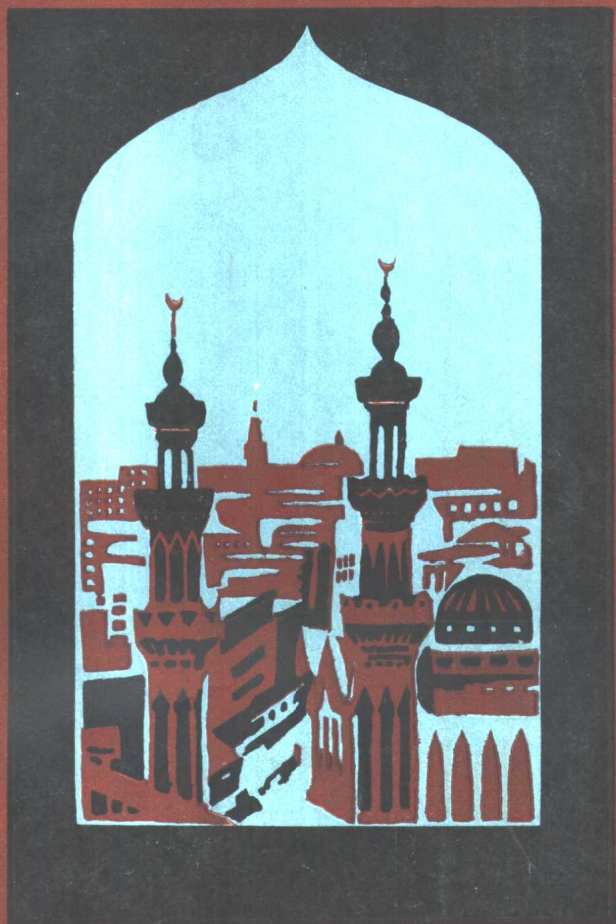


纳吉布三部曲之三



甘露街

〔埃及〕纳吉布·迈哈富兹著

甘露街

〔埃及〕纳吉布·迈哈富兹著

朱 凯 李唯中 李振中 译

نجيب محفوظ

السكينة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本书根据黎巴嫩贝鲁特
笔会出版社阿拉伯文版本译出

甘 露 街

纳吉布三部曲之三

〔埃及〕纳吉布·迈哈富兹著

朱凯 李唯中 李振中译

责任编辑：康曼敏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

198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285,000 印张：12.25 印数：1—9,2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2006 定价：2.60元

新书目85—22

作者像



〈致中国读者〉译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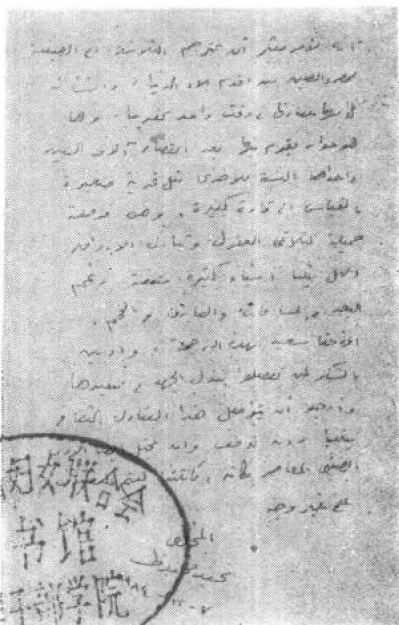
《三部曲》译成中文，委实是件激动人心的事情。埃及和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，差不多在同一时期，各自建立了自己的文明，而二者之间的对话，却在数千年之后。埃及与中国相比，犹如一个小村之于一个大洲。《三部曲》译成中文，为促进思想交流与提高鉴赏力提供了良好机会。尽管彼此相距遥远，大小各异，但我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。对于此项译介工作，我感到由衷高兴，谨向译者表示谢意。我希望这种文化交流持续不断，也希望中国当代文学在我们的图书馆占有席位，以期这种相互了解更臻完美。

忠诚的

纳吉布·迈哈富兹

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

〈致中国读者〉手迹



几个人的头都凑到火盆前面，手也都伸在火盆上面取暖。艾米娜的手消瘦细小，阿漪莎的手干瘪僵硬，乌姆·哈奈菲的手十分粗糙，有点象乌龟壳，只有努埃麦的两只手，显得细嫩、白净、好看。一月份的天气很冷，过厅角落处几乎结了冰。过厅还是原来的样子，地上铺着花蓆，角落里放着几张沙发，但是原来的油灯没有了，换上了电灯，吊挂在天花板下。地方也有些变动，喝咖啡现在改在了楼下，实际上楼上的摆设全搬到了楼下，因为父亲上了年纪，有心脏病，爬不动楼梯了。家中另一个更大的变化，是母亲艾米娜衰老了，头发白了，腰也弯了，她只有六十岁，看上去至少有七十岁。但母亲的这种变化，要是和女儿阿漪莎的变化比起来，那就算不了什么。后者形容憔悴、精神颓废，变化可太大了，可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她的头发仍然是金黄色的，眼睛仍然是深蓝色的。但她那呆呆的目光，没有一点生气，苍白的脸色，看上去好象在生病！她的脸上颧骨隆起，眼睛和两腮深陷，谁会想到她是一个才三十四岁的女人呢？老仆人乌姆·哈奈菲呢，看来，逝去的岁月给她也留下了痕迹，这种痕迹不是在她的精神上或者肉体上，而是在她的皮肤上，流逝的年华使得她脸上和脖子上的皮肤，变得象核桃皮一样粗糙，但是她那两只有神韵的目光，表现出她对这一家人忧愁的关切。在她们中间，只有努埃麦象陵园里一朵盛开的玫瑰花。她今年十六岁了，长得俊俏漂亮，姿色出人，

一双蓝色的眼睛水灵透亮，象她母亲阿漪莎年轻时一样，也许还要更漂亮些，她身材修长苗条，两只眼睛发出温顺和深思的目光，她显得是那样天真、纯洁和新奇。她坐在沙发上，紧紧偎依在母亲身旁，好象她一刻也不愿离开妈妈似的。乌姆·哈奈菲在火盆上搓着手说道：

“这一星期，建筑工人就要离开楼房，他们整整干了一年半。”

努埃麦挖苦地说：

“是人家白尤密·谢尔巴特里大叔的楼房。”

阿漪莎的眼睛离开火盆，抬起头来看了看乌姆·哈奈菲，没有说话。她们都知道房子原来是穆罕默·德里德旺先生的，后来拆除了，在原地方盖起了四层楼房，但是新楼房的主人已是白尤密·谢尔巴特里大叔了。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还有玛丽娅和亚辛……玛丽娅现在该在什么地方呢？还有乌姆·玛丽娅和白尤密·谢尔巴特里呢？白尤密通过继承和花钱得到了这所房子。那时的日子才真叫日子，悠闲平静、舒服安逸。乌姆·哈奈菲又说道：

“太太，白尤密大叔的新店铺漂亮极啦！有汽水、雪糕、糖果，四面都是玻璃镜子、电灯，收音机日夜开着。可怜旁边的那些小铺的掌柜们，剃头的哈赛奈尼，卖花生和口香糖的达尔维什，卖炸糕的艾卜·赛里阿等人，只能从自己的破旧的小铺子里，望一望他们过去的同行和人家现在的新楼房了。”

艾米娜一面把围巾搭在肩上、一面说道：

“真主是好施善舍的！”

努埃麦用双手搂着母亲的脖子说道：

“新楼房的墙把咱们家的房顶都遮住了，如果楼房都住上了人，咱们怎么到房顶凉台上去乘凉呢？”

艾米娜为了不让女儿阿漪莎多费心思，对她这位漂亮的外孙

女提出的问题不能不理睬，于是她回答道：

“住上人也没关系，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。”

她瞟了阿漪莎一眼，看看对她这样的回答有什么反应，她太替阿漪莎担心了，简直有点害怕她。但是阿漪莎这时正在照镜子，镜子是镶在她的房门与爸爸房门之间的一张木台几儿上，她知道这对她已毫无意义，但她还保持着照镜子的习惯，时间久了，镜子里那张苍白消瘦的面孔，她也习以为常了。有时她脑子里也闪出一个念头：“过去的阿漪莎到哪里去了？”但她马上就会回答道，“穆罕默德，欧斯曼和海里勒又都到哪里去了呢？”艾米娜每次看到这种情景，心中一阵不好受。这种感受很快也传给乌姆·哈奈菲，她也和这家人一样，分担着她们的忧愁。努埃麦站起来，走到摆在过厅和餐厅中间的收音机旁，打开收音机，说道：

“妈妈，现在是音乐歌曲节目时间。”

阿漪莎点燃一支烟，深深吸了一口，艾米娜凝视着阿漪莎吐出的浓烟，它在火盆上散开，成了薄薄的一层烟雾。收音机里传来了歌声“过去美好的日子，但愿你重新回到我身旁……”努埃麦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，她把睡袍穿在身上，她和过去的妈妈一样喜欢唱歌，听了以后就能记住，并用自己甜蜜的声音把它唱出来。她喜唱歌并不影响她对宗教的感情，对宗教的感情包括了她的各个方面。她从十岁起，就开始做礼拜、封斋，也常常想象来世的情景，每当外婆带她去朝拜侯赛因清真寺时，她也高兴的不得了。但是这一切并不妨害她喜欢唱歌，只要一个人在房间或在洗澡间时，她就情不自禁地哼起来。阿漪莎对自己的独生女儿的行为，从来也不责备。努埃麦是她惟一的希望，漆黑世界中的一线光明，她喜欢她对宗教那样虔诚，也喜欢她能唱出那样好听的歌。就连孩子每天跟她在一起形影不离地缠住她，有时显得超乎

寻常，她也一点不责怪。相反她还鼓励孩子，喜欢孩子这样作。她不愿意听到任何不同的意见，哪怕是好心规劝和善意的批评，她听了后也很不耐烦。她每天在家中除了闲坐，喝咖啡和抽烟以外，无所事事。有时母亲叫她帮助干点活——倒不是真需要她帮忙，而是老母亲想让她干点活，暂时忘掉心中的烦恼——她也不肯干，老是说：“唉呀！别叫我，别管我的事！”她也不让努埃麦去帮忙干活，不愿她的女儿受一点点劳累，假如礼拜也可由人代替的话，她肯定也不让女儿去做，而由她代做。母亲有好几次对她说，努埃麦长大了，该当“新娘”啦！她也应该尽到当母亲的责任啦！她总是不耐烦地答道：“你没有看见她身体那样单薄，我的闺女受不了劳累，你不要管她。除了她以外，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有什么希望。”艾米娜也就不再说什么了，她了解女儿的心事，她为女儿的处境心痛如绞，从她身上看到了悲观失望的具体形象；从她那忧郁的面上，知道生活对她已失去了意义，在心中变成了无限的悲哀和惆怅；不自觉地又对她表示同情，对她冷冰而生硬的回答并不见怪，也慢慢习惯和原谅她了。

这时收音机还在唱“过去美好的日子……”阿漪莎抽着烟，静心地听着唱歌，这首歌她过去是很喜欢的，现在也很喜欢，悲哀和忧愁并不能扼杀感情。虽然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，能使过去美好的日子重新回到身边来，但是那种如泣如诉的歌声却能增强人们心中的这种感情。她有时这样想，过去的事情是真的吗？是在做梦，还是一种幻觉？过去那个幸福的家现在哪里去了？那位好丈夫哪里去了？还有欧斯曼和穆罕默德，哪里去了？这仅仅是八年以前的事情吗？艾米娜很少去欣赏这些歌曲，她认为收音机的最大作用，是让她能听到诵读《古兰经》和新闻广播。至于那些歌曲，她听到那些悲戚戚的歌词时，就有些忧虑，她怕女儿听

到后心里难受。有一次她对乌姆·哈奈菲说：“这简直就象哭丧号叫声。”她心里老是想着阿漪莎，所以连自己的劳累成疾也几乎忘记了。她惟一摆脱的办法就是到侯赛因清真寺，去朝拜先贤的陵墓，感谢她的丈夫不再把她囚禁在房中。现在她可以随时到清真寺去，她也不再是过去的艾米娜了。生活中的悲伤和不愉快，也改变了她的许多性格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她失去了过去那种操劳家务的耐心，不再去对各房间进行精心布置，也失去了讲究清洁的那种坚韧的毅力。现在除了丈夫和儿子凯马勒的事外，其它事情她一概不管。她把厨房和贮藏室交给了乌姆·哈奈菲，有时她问上一两句，有时连问都不问。她非常相信乌姆·哈奈菲，她在这个家中不是外人，她陪伴了她一生，和他们同甘共苦，她和家人完全融合在一起，成了家中的一员，她的心也和家里其它人一样同欢乐，同悲伤。房子里一时沉寂下来，好象歌曲摄住了她们的思路，过了一会儿，努埃麦说：

“今天我在街上碰见了小学时的同学萨尔玛，她明年就要高中毕业了。”

阿漪莎生气地说道：

“假如外公让你继续上学，你肯定超过她，但是他不让你上。”

艾米娜听到“但是他不让你上”这句话，知道女儿心中十分不满意，于是说道：

“外公有些看法，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，难道你愿意让她继续上学，上学多辛苦，她身子那样单薄娇嫩，怎能受得了那种苦呢？”

阿漪莎摇摇头，没有说什么，努埃麦不高兴地说：

“我多想上学呀！现在的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都上学。”

乌姆·哈奈菲鄙视地说：

013144

“她们上学是因为她们找不到好女婿，而你这样漂亮……”

艾米娜点点头表示赞同，说道：

“你已上过学了，小学都毕业了，还要上什么学？你不需要做事，但愿真主保佑你，不仅要长的漂亮，还要身体好、长胖点。”

阿漪莎马上接着说：

“我希望她身体好点，可不喜欢她长胖，长胖不是一件好事，特别是对女孩子，我年轻时多漂亮，可一点也不胖。”

艾米娜笑了，亲切地说道：

“努埃麦，你妈妈说的对，她年轻时可漂亮啦！”

阿漪莎叹了口气，说道：

“这都是过去的事了。”

乌姆·哈奈菲赶紧咕哝了一句：

“真主给了你努埃麦，就是让你高兴的。”

艾米娜亲切地抚摸着努埃麦的背，念道：

“但愿如此，天地万能的主宰呀！”

大家又都沉默无言了，听着收音机的歌声，现在唱的是另一首歌“我愿每天看到你”。这时传来了开大门的声音，乌姆·哈奈菲说“老爷回来了”，说着就站起来，赶紧走到外边，打开楼梯的电灯，她们很快就听到了熟悉的拐杖碰地声，他走到过厅门口时，房间里的人都规规矩矩站起来迎他，他望着她们站了一会儿，然后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晚上好！”她们也异口同声回答：“您晚上好！”艾米娜先进到他的房间，打开电灯，他随后也走进来，但步履缓慢，显出白发老人庄重的样子。他坐下来喘了一口气，时间还不到晚上九点！他的衣着和过去一样讲究，呢子大袍，高级料子的上衣，丝绸大围巾等，都没有改变。但是他的头发白了，胡子白了，身体瘦了，晚上也早早归家了，这一切都是时间给他

带来的变化。再有的变化就是每天的晚餐，只剩下一杯酸牛奶和一个柑桔了，不再摆酒、肉、鸡蛋和其它佳肴。但是他那双蓝眼睛发出的目光，说明他生活的欲望还没有消失或减退。和往常一样，艾米娜帮他脱下衣服，他又穿上了羊毛长衫，外边披上斗篷，戴上便帽，然后盘腿坐在沙发上。这时艾米娜给他送来了晚餐。他慢慢吃完后，又给他端来半杯水，他拿出药瓶，往水中滴了六滴药水，然后皱着眉，憋住气，勉强把药水喝下去，念了一句“感谢真主！”。因为医生跟他说过，药只能治他的病，是暂时的，而来世的“惩罚”却是永久的。医生也一再警告他，不能再放纵欲，无所顾忌了，他的血压已经不正常了，心脏也受到影响。经验已告诉他，医生的话不能不听，他不止一次因为没有听医生的话，而受到惩罚，招来不少罪受，所以只得老老实实按医生的话去做。他不敢大吃大喝，医生让他吃什么他就吃什么，也不敢在外边通宵达旦地玩了，晚上九点以前就回到家中。虽然他也知道，过去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的，但是他的心中还存在一线希望，愿万能的真主能让他恢复健康，重享安静甜蜜的生活。他耳朵听着收音机里的歌声，心情稍微舒坦一些，艾米娜坐在褥垫上跟他谈话，说今天的天气多冷，早上还下了一场雨等，但他没有注意听她说了些什么，而是兴奋地说道：

“听说今晚要播放一些老歌曲。”

艾米娜也高兴地笑了，她也喜欢这种歌曲，也许是因为丈夫喜欢，她也就喜欢的缘故。他眼睛里刚刚闪出的喜悦的目光，很快就消失了，又表现出冰冷的样子。他对任何令人兴奋激动的事情，都要有些保留，因为这些事情会突然变的不是那么回事儿，现实生活的冲击，往往使他很快从梦幻中清醒过来，现实生活从四面八方向他包围过来，而过去仅仅是一种梦想，还有什么值得

高兴的呢？过去那种吃喝玩乐、轻松愉快的日子，不是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吗？那种逢场作戏，朗朗笑声的时光到哪里去了呢？那些通宵达旦沉醉于浪声艳语的日子又在何方？现在他必须每天晚上九点回到家中，十点钟按时睡觉，吃什么，喝什么，什么时候出去活动，都必须严格按照医生的指示办事。就这样，这所由时光笼罩上忧郁和沮丧气氛的家，成了他的身心停留和活动的场所。苦命的阿漪莎成了他的一块心病，他也无法改变她生活中的不幸，他对她又怎能放心呢？她很快就会变成一个没有父母孤苦伶仃的人。他自己的身体也令人不安，时刻都有发病的危险，他最担心的是怕他有一天体力不支，卧床不起，想死又死不了，成了个活死人。他的许多好朋友、老朋友不都是这样吗？这些想法象苍蝇一样老在他脑子里嗡嗡响个不停，所以他常常念两句，求主保佑平安。应该听听过去的老歌曲，哪怕听着歌曲睡着了也好，他说：

“收音机开着吧，我睡着了也不要关。”

艾米娜笑着点点头。他又叹口气说：

“上几个台阶真够累的！”

“你安心睡吧！”

“楼梯口真够冷的，今年的冬天太冷了。”

然后他又问道：

“大冷天，你又去侯赛因清真寺啦？”

她不好意思地喃喃答道：

“为了朝拜，再冷也不怕！”

“你说的对！”

她又讨好地说：

“我一边围绕着先贤的墓走，一边替你祷告，愿真主保你平安健康！”

他多么需要这些祈祷能应验呀！过去他感到舒服的事，现在都不许他作了，比如：过去每天早上他冲个冷水澡能清醒一下头脑，现在医生说，冷水浴会促使他动脉硬化，所以他也不敢再冲了，想干的事情不能干了，那只好全靠真主保佑了。过了一小会儿，突然传来了关门的声音，艾米娜抬起头，说了一声“是凯马勒”。不一会儿，凯马勒走进房间，他身上穿着一件黑大衣，身子又瘦又高，戴着一副金架眼镜，嘴上留着一小撮干净的小黑胡子，衬托出他十分庄重和男子气。他弯下腰吻吻爸爸的手表示问候，爸爸示意让他坐下，然后和往常一样，笑着问道：

“老师，你今天到哪儿去了？”

凯马勒十分喜欢爸爸这种亲切和善的语言，这也是经过多少年以后，他才得到的。他一面坐到沙发上，一面答道：

“今天我和朋友们在咖啡馆里。”

谁知道是些什么朋友呢？他看起来十分严肃持重，和他小小的年纪很不相称。另外他大多数晚上时间是在自己书房里看书，他和亚辛可大不一样，当然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毛病。

爸爸又笑着问道：

“你参加华夫脱党今天的集会了吗？”

“参加啦！还听到了穆斯塔法·努哈斯的演说，今天的人真多。”

“听说今天是件大事，但我没有出席，我的请帖让给了一位朋友，我的身体吃不消。”

凯马勒亲切地说了一句：

“愿真主保佑您！”

“今天没有发生什么事吧？”

“没有，今天集会没有出事，警察今天和往常不一样，只是

远远看着……”

老人满意地点点头，然后有所指地说道：

“我们谈谈老问题，你是不是还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，不肯上家庭辅导课？”

年轻人有些不知所措，特别是当他不得不出说自己不同意父亲意见的时候，更有点为难，但他还是亲切地说：

“这个问题我们不是已经讨论过了吗？”

“每天都有些老朋友求我，让你给他们的孩子上些家庭辅导课。这是合法的收入，你干吗要拒绝？上家庭辅导课也是教师们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，那些求你上课的人，又都是这一带的名流。”

凯马勒没有吱声，但他脸部的表情表示出他还是不肯接受，老人十分遗憾地说：

“你不肯去上课，却把时间消磨在读书上，和写一些没有报酬的文章上，书哪有读完的时候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怎么会这样做呢？”

这时艾米娜也对凯马勒说：

“你爱读书，也应该爱钱。”她又转向丈夫笑着说，“他真象他爷爷，就知道读书。”

父亲不耐烦地说：

“又扯到他爷爷那儿去了，他爷爷又不是伊玛目穆罕默德·阿卜杜^①。”

尽管她不知道伊玛目穆罕默德是谁，但她还是兴致勃勃地说：

“干吗不是，当时街坊邻居有什么事情都找他。”

丈夫听后笑了，然后开玩笑地说：

① 穆罕默德·阿卜杜（1849—1905）年，埃及人，伊斯兰宗教学家，宗教和社会改革家。

“象他那样，现在一角钱能买十个。”

艾米娜显得有些不高兴，但没有说话。凯马勒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然后告辞，离开了父母的房间。在过厅里，他碰到了努埃麦，非让他看看她的新衣裙不可，他坐到阿漪莎身旁，等着努埃麦去拿新衣服。他和家里其它人一样，为了阿漪莎特别爱护努埃麦，再说他也十分喜欢这位漂亮的外甥女，就象过去喜欢她母亲那样。努埃麦拿来了新衣服，凯马勒拿过来，两手把衣服铺开，仔细看着，口中连连称赞。他用同情和爱戴的眼光，看着这位新衣裙的主人，她很漂亮、文静、纯洁、善良，新衣服穿上会使她显得格外娇艳美丽。凯马勒离开过厅，心里一阵酸楚，跟家里人长期生活在一起，眼看着家境衰败，心里是十分难受的。他看到父亲过去那样威风凛凛、不可一世，现在已变得老态龙钟、萎靡不振；母亲也年老力衰、精神不支；姐姐阿漪莎的变化更大，她精神沮丧，意志消沉。他看到这一切，心里怎么能不难过，家中的气氛预示着不幸的结局。他上了楼梯，来到了二楼，也就是他所说的自己的小天地，他有一间单人住房和一间书房，两间房子都朝着宫间街。他来到房间，脱下衣服，穿上长衫，披上睡袍，来到了书房，房中有一张大书桌，紧靠着阳台和窗户，两旁是两排书架。他想今天晚上至少要读一章柏格森的《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源泉》，再最后审查一遍他为《思想》月刊撰写的稿子，这篇文章正是谈实用主义哲学的。这几天有时延续到深夜，是从事哲学研究的好时候，也是他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候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讲，只有在这个时候，他才感到他是一个人，其它的时间，他在萨尔哈达尔小学当教员，也就是说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他在工作，动

① 柏格森（1859—1941），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，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。

物的潜能总是要设法维护自身的存在，满足欲望的要求。他并不热爱自己的正式工作，也看不起它，但是他又不能表示反感，特别是在自己的家中，否则有人会幸灾乐祸的。虽然这么说，但他仍然是一位优秀教师，还得到了奖励，校长把学校中的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办，自己好享清闲，去念经去做礼拜。奴隶不也就是能干好自己不爱干的活吗？的确，他自幼养成的争胜好强的性格，促使他去奋斗拼搏，从不厌倦。他一开始就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在师生中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，他的目的达到了，他不仅受人尊敬，而且还受人爱戴。虽然他的脑袋和鼻子比较大，但是毫无疑问，正是他的大脑袋和大鼻子——有时他自己也为此感到难为情——才促使他立下雄心壮志，使他成为一位受人敬仰的人物。因为他知道他的大脑袋和大鼻子肯定会在生活周围引起一些麻烦，所以他一定要坚强，让那些轻薄人无隙可乘。但是有时在课堂上或操场上，他还是遭到一些学生的白眼和指点，他对待这些挑衅毫不客气。然后再给他们心平气和讲道理，加上他知识丰富，讲课清楚，不时地在课堂上讲解一些爱国主义的道理和革命故事，所以很快他就在学生中树立起了威信。所有这一切，加上他的果断和坚定，才使他能在麻烦刚刚露头的时候，就把它压下去。虽然令人难堪的白眼和伤心的往事，曾给他带来巨大的痛苦，但最后令他高兴的是，他在学生的心目中取得了受人爱戴尊重和敬佩的崇高地位。他还遇到另外一个问题，这与他每月在《思想》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关，他担心校长和同事们询问他关于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一些问题，因为他在那些文章中，批判了一些信仰和道德观念，这与他当“教师”的身份是不相符的。但幸运的是，这些当官的人，谁也不阅读《思想》杂志，后来他又知道，这份杂志每期只印一千份，其中有一半是寄往其它阿拉伯国家的，所

以他就更大胆地写文章，不必为自己和自己的职务担心。在深夜的短短几个小时中，这位萨尔哈达尔小学的英语教师，变成了一位自由旅行家，在思想的广阔天地中漫游，他读书、思考，然后把自己的看法记下来，写成文章，寄给杂志社。他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，来自他求知的欲望，来自对真理的热爱、对理论问题的大胆探索，和对精神慰藉的向往。也是为了摆脱生活中的烦恼和内心深处的空虚。为了摆脱这种空虚，他有时求助于斯宾诺莎^①的“实体是一切事物统一基础”的理论；或者为了给自己从事的低微的工作找到借口，而承认叔本华^②的“否定生活意志，才能求得解脱”的学说；或者为了减轻阿漪莎苦难遭遇给他带来的感情上的痛苦，而接受莱布尼茨^③哲学中关于“恶”的解释；或者从柏格森的诗歌灵感中，满足个人心中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。但是他的不懈的努力，并没有把惶恐不安的魔爪斩断，这种惶恐不安的情绪已达到令人受罪的程度。人人都追求真理，但这个被追求者，比起人类中的被追求者，它的顽固性，撒娇和对理智的戏弄，一点也不比后者少，它也一样地引起猜疑，嫉妒和令人不舍。它和人类中的被追求者一样，具有各种面孔，各种爱好和变化，有时还有点狡诈、阴险、残酷和傲慢。当他被这些问题搞得精疲力竭，而内心的惶恐不安反而加深时，他自我安慰地说：“我是找了不少罪受，但它说明我活着，是一个活着的人。不付出代价，一个人是得不到真正的生活的。”

① 斯宾诺莎（1632—1677），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。

② 叔本华（1788—1860）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，唯意志论者。

③ 莱布尼茨（1646—1716），德国自然科学家、数学家、唯心主义哲学家。同牛顿并称为微积分的创始人。